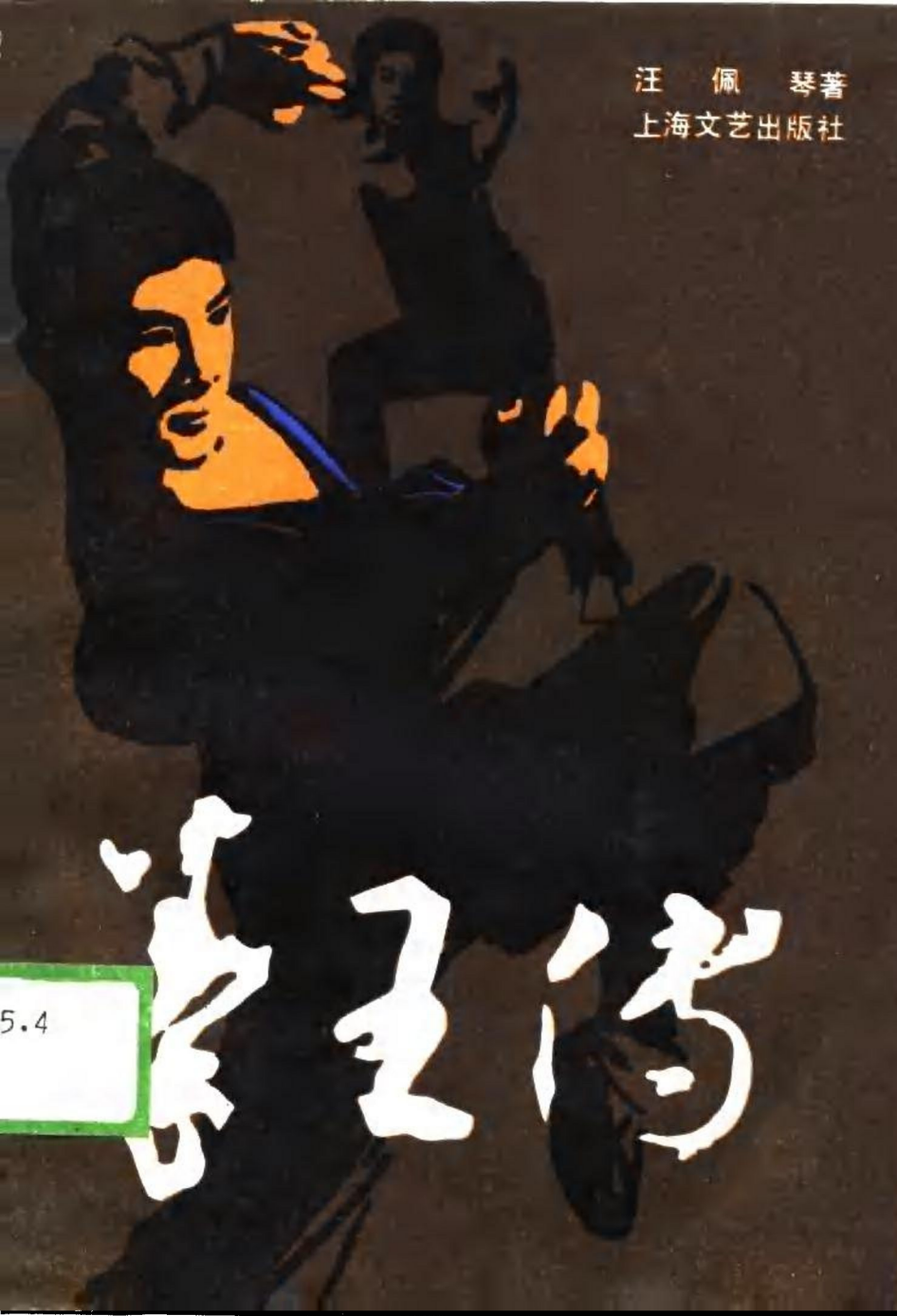


汪 佩 琴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5.4

B735/07

姜王诗

K825.4
170
2

汪佩琴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B 597989



责任编辑：张呈富

封面设计：于文盛

拳王传

汪佩琴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625 插页 2 字数 120,000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ISBN 7-5321-0291-2/I·233 定价：2.35元

内 容 提 要

有岳家拳王之称的纪晋山，是当代著名的武术家。他出身在济南府官僚家庭，从十三岁起投师无极门旗人薛子洞和八卦掌第二代传人崔征东习武。纪为人慷慨仗义，不惜挥霍金银，把祖上遗留下的万贯家财，换来了一身惊人绝艺，孑然一身闯荡江湖，终于成为一代名师，千古传诵。

这部真人真事的传奇故事，生动地描绘了纪晋山大师从青年时代起在上海创建“国术精神研究会”，后又分出民强、强华等十三家国术社并在美国、台湾建立武馆，立志发扬中华武功，而呕心沥血的事迹。

全书既有惊险传奇、起伏跌宕的刀光剑影场面，又有催人泪下，颇具戏剧性曲折动人的眷恋之情，显示了武术家坎坷一生的英雄形象。

目 录

一	刀马旦舍命搏阿七	醉八仙功深服观众·····	1
二	假车夫出招试功力	真义士摔跌东洋人·····	7
三	张道士拍影映红桌	黄金荣面请纪晋山·····	13
四	刀马旦爱搓小麻将	张李氏骂散小赌场·····	22
五	“闪电手”黑夜救红妆	“冷美人”挺身护壮士·····	28
六	梨园女复姓成大礼	杭州城巧遇刘将军·····	34
七	岳家拳击退洪帮人	陈帮主摘牌赠铜像·····	40
八	大力士壮年得贵子	真英雄病倒成偏瘫·····	46
九	莫有德巧设迷魂阵	鸿运楼晋山信谗言·····	52
一〇	新桥街夫妻绝情义	莫襄理威逼“冷美人”·····	58
一一	小铁牛宽慰慈母心	红优伶念及夫妻情·····	64
一二	新开店迎来大出丧	顾忠年跪请“闪电手”·····	70
一三	上海滩欢庆得解放	常胜将银铛入大狱·····	76
一四	许燕云忍辱育天麟	挑淤泥晋山显神力·····	82
一五	庆功会英雄献武技	施擒拿巧胜蒙古人·····	88
一六	“闪电手”收徒传佳话	张雪芳望子跃龙门·····	94
一七	含辛酸晋山回申江	十轮卡碾压朱贵祥·····	100
一八	七旬翁掌碾鹅卵石	沈家门弟兄喜相逢·····	106
一九	老哥俩叙谈别离事	“闪电手”黑夜斗青蛇·····	112

二〇	朱贵祥不平闯大祸	王靖岳偷拳拜名师·····	118
二一	陈天麟寻根探亲父	父女俩把酒论英雄·····	124
二二	无极门崇德立门规	连环腿教训洋鬼子·····	130
二三	曲馆长情深激老友	张雪芳临行嘱夫君·····	136
二四	英雄胆单身闯武馆	岳家拳威镇洋弟子·····	142
二五	开香堂拜师献醉拳	妙拳谚道破数年功·····	148
二六	曼哈顿夫妻重相逢	海外客难留中国龙·····	154
二七	八秩翁辞聘定归期	育武士纪师立军状·····	160
二八	回故里触景生旧情	刀马旦喻古论成败·····	166
二九	八段锦加速脑康复	开香堂墓前继遗志·····	172

刀马旦舍命搏阿七 醉八仙功深服观众

1931年秋，上海四大公司之一的永安公司六楼天云楼舞台上，朱家班正在开演京剧《十三妹》。名噪一时的刀马旦朱雪芳，正在用一柄单刀与能仁寺的和尚们开打。由于她相貌俊秀，身段潇洒，武艺超群，故引来一群浪人骚客捧场献媚。朱雪芳身在梨园，却心地纯朴，除台上献技之外，从不与人交往。而且戏院王老板怕人占她便宜，特地每月花大洋十五块，叫其父张永泉作为“保镖”，不许闲杂人等近她身畔挑逗。故而一班色狼虽垂涎三尺，还是难以得手，给了她一个“冷美人”的雅号。

在一阵紧锣密鼓声中，只见朱雪芳挥舞单刀“缠头过脑”、“玉带围腰”、“刀劈华山”、“紫燕啄泥”，团团寒光只杀得几个秃头和尚死的死逃的逃！“锵锵锵锵，叭嗒蓬咚锵——”激战之后，猛地一个“大鹏展翅”，朱雪芳红妆紧裹，亮相定势，胸脯起伏，神态飘逸，威风凛凛地站在台中。那水晶般的眼波凝视着台下，每一个观众都被她这秋波扫得心头发热，尤其是那些色中饿鬼，更以为雪芳是在向他传递媚色。不由得心猿意马，神情荡漾起来。“好啊——”满堂喝彩之声，几乎同时发出，震得栋梁直摇晃，久久回旋不息。

俄顷，“十三妹”轻翻玉腕一个小缠花，单刀执手往那恶贼

颈脖上抹去一招“野马追风”。和尚一个挺尸，直僵僵地仰身倒下了身躯，这场厮杀就此告终。侠女“十三妹”救出了素昧平生的安公子，正欲发词开腔。不料从前台蹿上一个彪形大汉，双眼布满红丝，满身酒气喷人，龇牙咧嘴地淫笑道：“朱雪芳，十三妹！依好威风，我送你绸缎衣裳，你为啥要撕脱，敬酒勿吃吃罚酒，今朝老子要来与你比比功夫，到底是‘十三妹’狠，还是我和尚阿七狠！”不由分说，那厮一个欺身“叶底摘花”，双手往雪芳酥胸直插进去！

朱雪芳虽是武旦出身，但毕竟是练的戏把式，只能在配好的套路上施展，真打实摔还差了一截。如今见这大汉双手已入中门，只得用尽平生之力双手叉胸，偏身转让。那汉子双掌未能入胸，干脆一个围抱，两手紧紧地把雪芳箍在怀里，用那满脸的络腮胡子去擦朱雪芳的粉脸。雪芳被这突来的袭击惹得心慌意乱。台下一些轻薄之徒又借机起哄：“好！和尚阿七当场吃‘十三妹’豆腐，接个吻，开开心！”

朱雪芳也不知从何处来的气力，抽出手臂，“啪”的一记耳光，扇得那大汉血红的脸变成了猪肝色。震惊之余，踉跄后退。

台下又一阵喧哗：“好！不愧为刀马旦，有功夫！”

“‘十三妹’专打坏和尚，和尚阿七没有噱头！”

朱雪芳原名张雪芳，从九岁起拜朱东海为师才改了姓，随朱家班子东荡西走，十八岁来到上海天云楼献技。她活到今年十九岁，还从来未打过人。虽然此刻为了免受欺凌才出手打了和尚阿七，但心中怦怦乱跳，气得面色铁青，直楞楞地盯着那厮说不出话来。

和尚阿七是英租界地盘的一个小流氓，岂肯就此善罢甘

休。他咬了一下黄板牙，运足全身的劲力，飞起一腿“判官夺命”，往朱雪芳小腹猛踢过去！这一腿阿七是要把这不肯相从的女戏子踢下台去，以泄胸中一掌之恨。腿起生风，卷得地上灰尘飞扬，少说也有百来十斤之力。惊得台下观众目瞪口呆，吓得台上的安公子、横死的和尚们缩头后退，眼见一场惨祸要降临在这侠女“十三妹”身上！

说时迟，那时快！飞腿离雪芳不到几寸距离，蓦地从后台蹿出一人，撩起一掌往那和尚的脚尖上切了下去。“啪”的一声巨响，和尚阿七的脚趾像触着了一块钢板一样，反弹的劲力，使他一米八三的高大身躯似石板一样仰面跌了下去。一阵剧痛，他连喊叫都来不及，眼前金星飞舞，头脑嗡嗡作响，只听见耳畔一阵喝彩声：“好——和尚阿七太窝囊，是饭桶！”

是谁来打这个抱不平！和尚阿七非与他拚个你死我活不可！阿七“霍”地从地上一个“鲤鱼打挺”式跃起了身子，用尽全力要往那冒失鬼扑去。

当他定睛看清面前站着一个挺胸塌腰、剑眉虎目的小伙子时，发出的拳势猛地收了回来。面上的表情即刻由阴转晴，满面堆笑地哈着腰道：“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岳家拳王’大力士，兄弟与这女戏子开开玩笑，别见怪，别见怪，后会有期。”他跛着腿，一拐一颠地逃出了场子。

这位抱打不平的小伙子姓纪名晋山，他出生在济南府官僚家庭，从十三岁起就从师无极门旗人薛子洞，年轻时又拜八卦掌第二代传人崔征东为师，兼收各家武功，刀、枪、剑、棍件件皆能。他为人慷慨仗义，不惜挥霍金银，把祖上遗留下的万贯家财，换来了一身惊人绝艺，只落得孑然一身闯荡江湖。靠他一双铁拳打出了一番天地。在上海滩这块冒险家的乐园

里，他担任了四大公司的武术队领班。他曾被田家招为东床快婿，与比他大八岁的田根娣结为夫妻，生下一女名唤宝娣。可是田家看不起这位江湖教头，甚至他母亲姚纪氏去田家看孙女也被冷眼相待。因此夫妻俩感情早已破裂，不久就各奔东西。这使纪晋山把心思全扑在国术事业上，在友人相助之下，创建了“国术精神研究社”，之后又分出民强、强华等十三家国术社来，广收门徒，以教拳为生。

永安公司天云楼的场子也在他领班之中，与朱家京剧班联袂登台演出。每人买一张票，可以从下午一时直看到深夜十一点，由京剧、武术两班人马交替上演。朱雪芳领衔的《十三妹》结束之后，就是纪家班的国术上场献技。

他的徒弟们个个生龙活虎，刀光剑影，蹿跳腾翻，展开了全套武打，把个天云楼闹得龙腾虎跃热闹非凡。压轴戏是纪晋山的醉八仙，二十三岁的纪晋山身穿一身洁白的绸质短衫，胸前一排密门纽扣，下身灯笼大裤，足登盘龙绣花薄底快靴，稳步站立台中。窗外微风吹来，衣裤飘拂似朵朵白云翻转，像只只蝴蝶纷飞。他站定身躯，沉一沉气，敛神、调息片刻，一位风流潇洒、英俊稳重的少年书生射入人们的脑海之中。突然，他云手转身，“啪”地右蹬脚，左足提膝过胸，一个“金鸡独立”势，稳若泰山，坚如磐石。左手一个端杯式，右手以剑诀直指酒杯，两眼蒙蒙地瞧着左手，既有用壶斟酒的寓意，也包含了引人关注这杯中之物的内容。仅这一个姿势，就点出了“醉拳”的主题，真是先声夺人！在场的观众不约而同地齐声喝彩，叫了一声“好”！

人们对刚才看到的勇猛强悍，舒展灵活的少林拳；起钻落翻，进退闪转的形意拳；走转扣摆，纵横交错的八卦掌；连绵不

断，轻灵弧形的太极拳；搏击长空，刁拿锁扣的鹰爪拳；短中寓长，刚里含柔的螳螂拳，以及刀枪剑棍、九节鞭、三节棍、大刀、匕首长短兵器的争纷夺艳已经看得眼花缭乱。如今对这维妙维肖，动静相融的醉八仙更加赞叹不已。所以台下的情绪达到了高潮，无异于看盖叫天的《武松打虎》那样兴奋、热烈。

纪晋山停势站稳之后，倏然一个磕子（脚跳起来，背部着地），这一静一动，不少人以为他是僵直倒地，不免大吃一惊，有的甚至发出了“啊呀”的惊叫。从来不看武术表演的朱雪芳，今天也破例在门帘隙中偷偷地窥视着，她轻轻地喊了声“啊哟”，为纪晋山的演技在担心着，似乎扭转了姑娘平日里认为练武的人真刀真枪吓人的看法。

这一跳一跌之后，纪晋山以如痴如醉、狂放不羁的形态，表面上东倒西歪，前颠后仰，狂醉、烂醉、看似混乱实为严密，处处“形醉志不醉，步醉心不醉”，时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步步攻防兼备，柔中带刚。就在这起与伏、快与慢、刚与柔、静与动、跌与不跌、轻与重、险与夷的一瞬间，不只区分了微醉、颠狂醉、烂醉、佯醉和醒酒等几种醉形醉态。同时也体现了醉拳的独特风格。他的手上功夫有八法，眼功有六种，身法以挨、撞、贴、靠为主，步法有十三种。此外，还有其他功劲十余种。正是醉汉不能给人以艺术享受，而醉拳则必须给人以美的旋律！

这套醉拳使爱看跌扑滚翻的观众们为之陶醉、倾倒、掌声如雷；使武林行家们过瘾、折服、赞口不绝。连平日对纪晋山并无好感的朱雪芳也不由得暗暗点头称赞：“看来国术并非只是打架而已，内中也有艺术可取！”

这套醉拳后来传给纪晋山的爱徒邵善康，1953年获全国

首届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大会的金质奖章，多次拍成电影，出国访问获国际友人好评，并把邵善康的醉拳作为体育画报上的封面，把邵善康称赞为“醉拳王”，还出了《醉拳》一书，此是后话，未写先表。

纪晋山在数十个高难度跌翻动作之中，显示了人们熟悉的吕洞宾、张果老、汉钟离、韩湘子、蓝采和、曹国舅、铁拐李和何仙姑八个仙人的醉形醉态之后，猛的一个抱拳“丹凤朝阳”势收了场。时钟连敲了十一下，天云楼里的观众陆续散去，他换了一身优质西服去小都会舞厅与朋友相会，谁知惹了祸。

二 假车夫出招试功力 真义士摔跌东洋人

从永安公司到小都会仅三、四华里路程，纪晋山为了赶时间，叫了一辆黄包车，他的两个师弟李尊思与海肇襄不放心师兄一人去舞厅，故而暗暗跟随在后。

不到一枝烟工夫，黄包车已停在小都会门口，纪晋山摸出一块大洋给车夫——当时的行情足可坐十多华里。不料这车夫并不去伸手接钱。纪晋山以为他是嫌少，就问道：“你要多少钱？”

车夫双手交叉在胸前并不作答，两只眼睛盯住纪晋山微微露出了一种藐视的神态。纪晋山也不理会，把银元丢在车座上，转身要走。那车夫拉住了他的西装下摆，故意把那件华达呢英国货西装弄得很皱，不让他离开。纪晋山心下奇怪，施展三成功劲飞起一腿往车夫当胸踢出，总以为那车夫会放手缩身闪让。可是车夫非但不退避，突然反手一钩“手中捞月”势，把纪晋山的右腿足跟处拉个正着，若他再用劲往上一提，纪晋山就会仰面朝天跌个大跤。这一个小回合，被远远跟随的李尊思和海肇襄看得清清楚楚。他们交换了一个眼色，心中明白今天大哥要吃亏，碰到了高手，急忙跑步过去，准备相助一臂之力。

说时迟，那时快，不料纪晋山突然在单腿独立，右足被扣

的劣势下，一拍大腿一个“提腿外摆”势，把右足高高抬起，远远超过了那车夫钩手扣足的高度。“呼啦”一声，其速度之快胜似流星赶月，劲力之猛犹如翻江倒海。他站定身躯塌腰挺胸，对那车夫微微一笑，轻轻地解脱了这招死擒拿。

那车夫原以为自己已经扣住纪晋山之足，必定稳操胜券，不料纪晋山会如此迅速地化险为夷，惊得翘起大拇指说了一声：“好一个‘闪电手’，果然名不虚传。”说完拉起车把展开双腿如飞地跑了。

当李、海二人赶到时，纪晋山把手一甩道：“没事，我们走！”三人进入舞厅，在昏暗的霓虹灯光之下，红男绿女一对对一双双沉浸在华尔兹舞曲的旋律中，翩翩起舞。他们就近找了一张台子刚坐定，就有一个女招待过来道：“哪一位是纪晋山先生？三号台子有位先生早已等候多时了。”在女招待的带领下，他们转入了三号台子。只见一位矮胖小个子恭恭敬敬地起身相迎道：“纪大力士，兄弟已恭候多时，快请坐。”

纪晋山等人也不客气，坐下后就问：“先生贵姓？找敝人有何吩咐？”

“兄弟姓郑叫仁美，在大世界曾经看过大力士的精彩表演，您实在是国术界中少有的人才，听说刚才有个车夫给大力士惹了一点小麻烦。来！喝一杯威士忌压压惊！”

这人身在舞厅之内，怎会知道刚才车夫试功的事？纪晋山警觉地把这人与车夫联系起来，会不会是他派的人来试探一下自己？纪晋山笑了笑：“郑先生正是顺风耳朵千里眼，敢情是阁下派的人来与纪某开开玩笑！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郑仁美被纪晋山说破机关，微微一笑道：“兄弟怎敢如此无礼，是兄弟手下的人在门口恭候大驾时亲眼所见，故而才知

道的。既然大力士不善饮酒！就换咖啡！来！换三杯咖啡。”

“郑先生深夜相约不会是叫纪某来喝咖啡的吧！”

“当然！当然！不瞞大力士说，兄弟是法租界黄金荣先生门下的人，奉黄先生之命特来请大力士赴个小宴。”说着从西装内袋里取出一张请柬，双手送到纪晋山手中。接着道，“黄先生再三关照兄弟务必要请大力士赏光赴宴。”

纪晋山打开请柬一看，约他明天中午在大三元酒楼举行便宴。问道：“郑先生可知道还有什么人参加？”

“没有其他人，专请大力士光临，大概杜月笙先生也去，是便宴，联络一下感情。黄先生对纪大力士的武艺十分钦佩，在上海滩像您这样有真功夫的大力士不多，黄先生有意与您交个朋友。”

“噢！黄先生是上海滩的大亨，竟然对我这个跑江湖的卖艺人如此感兴趣？不会是鸿门宴吧？”

“哪里，哪里。大力士为人慷慨，门徒数千，黄先生最喜欢有真本事的人，真心诚意地想与大力士交个朋友，也是我们帮会的光荣嘛。决无其他意思，请放心！”

“可是我纪晋山全凭拳头吃饭，决不参加什么青帮、洪帮，也不入什么一贯道、三合会，这一点请郑先生代为转达。”

舞曲稍定之后，又奏起了探戈之曲。突然西边八号台子骚动起来。

众人顺着骚动之声，转过头观看。只见一个日本人醉眼醺醺地吼叫道：“八格亚鲁，我要叫这位小姐跳舞，与你什么相干？”

那个摩登女郎拚命地挣扎着喊道：“我又不是舞女，为什么要与你跳舞？”

另一位穿着英国隐条西装的男子帮着道：“她是我的太太，你凭什么硬要拉她去跳舞？”

“唔！我高兴与谁跳，谁也管不了。你算什么东面，八格亚鲁！”日本人举起拳头往那男子当头一砸，“哐——”这男子被打得连连后退，倾翻了两只椅子。舞曲顿时停了下来，众舞伴驻足而视，无人敢与日本人交涉。

纪晋山见状，“霍”地站起身子，往那日本人面前一站道：“他们夫妻来跳舞，你为什么要胡闹！”

日本人抬起醉眼，对纪晋山上下打量了一下道：“八格亚鲁，东亚病夫！竟敢与大日本武士来较量！”语音未落双手已出。拉住纪晋山的西装，猛地一个急旋转身，用上了柔道的“背包”，准备把纪晋山摔在地上。

纪晋山暗运功劲，来了个“落地生根”，任凭那日本人左旋右转，就是拉他不动。

日本人十分酒醉此刻已醒了七分，觉得眼前这个中国人似一尊立地金刚一般，使用一般招数很难取胜。他只得改变战术，起腿钩踢，双手拉肩左摇右晃之后，复再弯腰撩腿起摔。不料未等他撩腿使招，纪晋山突然一个拧腰靠腿，封住了他的下盘，欺身进门，又把右手插入他的胯裆，“啪”的一个“倒口袋”，把他高高举起，重重地摔在地上。

“好——”众人何曾见过如此迅速而又漂亮的摔跤把式，不由异口同声地喝起彩来。

这一跤跌得干净利落，日本人的醉酒全被跌醒了，脑子也清醒过来。他睁开满布血丝的眼睛，狠狠地瞪了一下纪晋山，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气势汹汹地问道：“你的，什么人？”

纪晋山严阵以待，大声喝道：“我的，中国人——‘东亚病

夫’！”

“明天的交仗！”日本人踏着蹒跚的步子，踉踉跄跄离开了舞厅。

郑仁美一把拉过纪晋山，见四下无人，道：“纪大力士，您惹祸了。这下日本人我认识是纱厂保安队的教官，恐怕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快走吧！”

纪晋山理直气壮地道：“日本教官队又怎么样？我们中国的地方就是不准这些东洋人胡作非为！”

第二天清晨，白克路（今凤阳路）150弄17号国术精神研究社里，纪晋山正在教徒弟们练武。有人来报：“门外有个道士，说是从江西龙虎山来的，要拜见大师。”

“有请！”纪晋山迎了出去。

一位道士打扮的人稽首道：“纪大力士久违，久违！贫道乃江西龙虎山张天师门人张德福有礼！”

“不敢！请张道长里边坐。”

双方坐定，献茶已毕。那道士道：“纪大力士深得武艺真谛，但终属凡夫俗子，未得张天师道法无边。若能拜我为师，定可使国术精神发扬光大。”

“噢！我素来是与僧道无缘，不知道长何以教我？”

“道家素以养身修性为本，悉知力士扶危济困，仗义勇为，贫道与力士有缘，故而特来劝你归我门下，以传真功。”

“还请道长当面一试，以开眼界！”

“力士正是凡性未脱，贫道只得当面一试。”张道士口中念念有词，双手空中乱舞，突然往红木方桌上迅即一按道。“请力士细细看来，你的身影尽已映在桌上了！”

纪晋山定睛往桌上细看，果然自己的影形在桌上隐隐可